

本分

◎文 / 賴明亮



高三畢業時僥倖得到全校第九名，當時可以保送交通大學電機類科系，父親一口否決，就是要我考醫學院，有一陣子心情很沮喪，甚至想隨便考一考算了。要感謝在北部開婦產科的大舅剛好下來，和我談了一陣子。他鼓勵我，作醫生當然辛苦，但也可以作研究，不需要以為當醫生只有開業一途。大舅一看就是紳士，後來才知道他曾當過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現在回想起來蠻感謝那一席話的。

有傳聞說，畢業是要交論文的，當時去找了生化科林仁混老師，和他作化學物品致肝癌的研究，也藉此機會在北部陪正在念公衛所作田野調查的美玲，想起來該叫做追求女友式的研究。後來能把成果刊登在台灣醫學會雜誌也還要謝謝病理科林文士人老師幫忙看切片。

第二年住院醫師時，洪祖培老師和三總施純仁教授共同成立了神經學會。第一次上台是在三軍總院舊址。記得我是全場倒數第三篇的口頭報告，在場人已散去大半。當時我跟自己說，要好好利用這八分鐘，讓沒

有聽到我演講的人都後悔。我講完後倒獲得熱烈掌聲，正中坐著的施教授對我點頭微笑，竟有些飄飄然的成就感。一方面很謝謝他的鼓勵，一方面也很佩服這個前輩由開始坐到結束，並沒有提早溜班，是有始有終的楷模。這種成就感，可能和我後來喜歡演講（以及後面的掌聲）有關。間接的，或許也讓我樂於當老師在講台上拼命想灌輸理念和知識給學生有關。

既是醫學院，因此畢業後最重要的本分工作當然是服務病患，俗諺不是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嗎？然而這救人一命，絕非易事。國人容忍能力，也無他邦能及，訓練期間，曾有人忍了十九年才來台大看病，診斷出來是小樹狀突神經膠細胞瘤。又有在家拖了半年了，病人住院後病況急轉直下即去世，家屬仍然理直氣壯地爭論，是清醒地進來，為什麼會這樣？把醫院當作百貨公司，到處求醫，以確認前一個醫師說的是不是對的，尤其令人氣結。如果是被告知需要開刀，醫生有時也會勸病者多徵詢其他兩三家醫院的意見。但當病人終於嘆了一口氣，和

你說：醫師，你說的和前面七位的講法都是一樣的，真的令人吹鬍子瞪眼睛，還好沒那麼不識趣又補問：「你們都是同一個老師教的？」。

晚近呼籲醫師該有醫德，注重倫理的說法喧囂塵上，這也沒錯，只是一般社會大眾（做為病人）的倫理道德到底哪裡去了？已是勉強加掛了，叫號的時候沓如黃鶴，過了十二時半仍然不見蹤影。或拿著別的診所的藥堅持醫師一定照開，也不聽解釋健保的規範。有的是來當皇帝的，只顧下自己的聖旨，即算醫師是臣下吧，根本沒聽解說和建議，一副朕即是天下的架勢。有當面說了半個鐘頭，終於像可以接受了，不久公關室就打電話來“了解”病人的冤情。學弟曾說，當醫生就是要嘴甜、腰軟、手腳快；這是由管理者的角度說的。下診或看完病房病人的「喔，好爽」或「好家在，沒事」的感覺正可說明醫師的苦悶。

自然也有不少讓我難忘的事。有位巴金森氏症的老太太，我看了快十年，後因感染肺炎去世，兒子還特別來辦公室向我致謝，說他母親因我的照顧，最後十年過得很輕鬆平安。有不少病人因中風住院，在病況不佳時，我總會和家屬先說急救的長短，也有使家人不過份執著於一定救到底的念頭。事後想起來，都是很安慰的。有部分的時間去安寧病房陪伴病人或家屬，幾乎每回都有銘心刻骨的回饋。感覺上，是他們以生命最後的苦難，在教導我們這群醫護同仁。這些病人及家屬，在數目上其實遠超過前述令人傷腦



筋的。所以，真的是老天爺請他們來讓我們可以不斷地成長。

其中，師徒一脈相承有其重要性。當初很慶幸自己曾被台大神經科，包括洪祖培、陳榮基教授、宋成銘、施茂雄醫師等老師教過。神經科檢查病人的技巧，在電腦斷層、磁振攝影等新進技術出現後，受到許多同業的忽視，在成大這個小小象牙塔中，我也很幸運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願意把邏輯推演（因此病史查詢、理學檢查、解剖生理病理在診斷變得十分重要）當作醫學診治的核心來共同琢磨。由成大訓練出來的住院醫師，也泰半能中規中矩，能受到各類型醫院之肯定，這是在教學方面最高興的地方。

罹病之後，感謝神經科中同仁，替我分擔了許多病房及加護病房的工作負擔，使得病軀得以慢慢調養，真是再造之恩。大德不言謝，這份恩情只好以後想法子回報了。在另一個角度看來，似乎老天也透過這個機會，告訴我，這個肩上最重的本份工作，可以逐次卸下。正如當年邱吉爾有句名言，「酒店關門我就走」「對我而言，「年紀到了就退休」是再也明白不過的事了。